伯牙琴

附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伯牙琴

附補遺

鄧牧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伯牙琴

伯牙琴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欽定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

臣等謹案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塘人宋亡不仕至元己亥入洞霄止於超然館沈介石爲營白鹿山房居之後無疾而逝牧與謝翱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節遯迹者嘗爲翱作傳爲密作蠟屐集序而翱傳敍交情尤篤臨卒適牧出遊翱作詩有謝豹花開桑葉齊戴進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之句九鎖山人牧別號也其志趣可想見矣密放浪山水著癸辛雜志諸書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韓賈有黍離詩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臺慟哭記諸作多慷慨悲憤發變徵之音牧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類許行並耕之說吏道一篇亦類老子剖斗折衡之旨蓋以宋君臣湖山遊宴紀綱叢脞以致滅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覺其詞之過也是集前有自序後有自跋以知音難遇故以伯牙琴爲名跋稱詩文六十餘篇此本惟文二十四篇并序跋爲二十六蓋佚其詩一卷也末又附沖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眞道院碑記三篇題曰補題而清眞道院碑記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字知後人從石刻鈔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稱平生爲文不止此是一證矣

鄧文行先生傳 洞霄宮圖志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書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山陰。脩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己亥。還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衾。寒暑遇異人。受脩鍊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塗。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餽弗爲。其自重如此。佳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室。顓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間。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沖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疾而化。信然。瘞劍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稾。傳山中衆稱曰。文行先生。

贊曰。石室之顓。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教。表章林谷。玉樓有召。金丹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伯牙琴目錄

文二十九首
見堯賦
君道
吏道
名說
寶說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楚佞鬼
元無人傳
謝皐父傳
寓屋壁記
逆旅壁記

永慶院記
友古齋記
集虛書院記
亦山齋記
沖天觀記 補
超然觀記 補
清眞道院記 補
吳天閣記 補
雪竇游誌
代問道書
蠟屐集序
張叔夏詞集序
鑑湖修禊序
西湖修禊序
洞霄詩集序 補

代祭和靖祠文
代祭胡葦航文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詩十三首
寄友補
漢陽郎官湖補
九鎮山十詠補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補
附
文行先生傳

伯牙琴

錢唐　鄧牧

見堯賦

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以見堯名齋。予爲賦之。

古有聖人。作君作師。憂民之溺。由己之溺。憂民之飢。由己之飢。故能治九年之洚墊。播艱貪於烝民。施德澤所浸。如時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陽之熙。蓋聖人在位。問之朝野。而朝野已不知今也。寥寥數千載之下。悠悠我思。先生見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長噫。余請逆先生之志。而爲之辭。昔者芒芴之間。無形之忽。化而爲有形也。圓而在上者。蕩蕩乎無涯。方而在下者。廣廣乎不可圍。紛而處乎中者。繇繇乎淫淫乎。其相攜而相持。蓋終古而融結。豈隨時而變移。瞻四方之無窮。感吾生之有期。既不得遊於康衢。見堯服之微。又不得廬於平陽。見堯風之遺。撫河洛而念禹功。揖南風而思舜詩。今吾仰而觀天。見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晃曜沾滋。則必慊然歎曰。昔堯之事。此天也。蓋嘗欽若歷象而授人以時。今雖不見其端緒冕冕以事上帝。亦想見咨汝羲和之心事。兢兢祗祗。則吾俯而觀地。見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之崔錯柴池。則必愴然傷曰。昔堯之治此地也。蓋嘗平水土。烈山澤。使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今雖不見疏河瀹濟決汝排淮之神績。亦想見十有二州之制度。畎畎澮澮。又吾中而觀人。見君臣父子典章文物之雍容委蛇。則必慨然憂曰。昔堯之愛此人也。蓋嘗使契教人倫。有典樂之龍。有典禮之夷。今雖不復見垂衣裳之化。

然寤寐思服若將見都俞吁咈之氣象堂堂巍巍吾進吾簞豆而餐也則見其糲粱與藿藜吾正吾章甫而出也則見其黃收而純衣吾倚吾蓽門圭竇而以爲安也則見其不雕之樸椓不析之素題在萬世以如見豈蘭陵之我欺舜之見堯見於父子之間存沒之遺君之見堯乃見於君民之隔絕今古之乖暌爲舜者慕爲君者悲嗚呼茫茫九原龍蛇居之衣冠禮樂之封交鳥跡與獸蹄洪水之患豈至此聖人不復起已而已而嗚呼高高巢由言危行危揖讓之水燋然恐汚牛腹若高論怨誹離世異俗今君其庶幾所得同者巢由之心所不得同者巢由之時陶唐世遠吾將誰歸嗚呼千萬世一日之所推千萬人一氣之所爲死生不出於天地之間變化不過乎人物之孳反覆終始孰知端倪安知君不嘗見堯於黃屋清問之上堯不復見君於耕田鑿井之卑雖然請妄言之矣吾願君澡雪而精神寧極而天機而與四子者逍遙乎無何有放蕩乎遙恣睢御六氣之辯而道不窮游四海之外而物不疵此君所耕之山卽貌姑射之陽所釣之澤卽汾水之湄堯固將往見君矣君何以見堯爲哉

君道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粱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堦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衢室之訪爲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

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斂。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爲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過如秦何哉。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夫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位之不得人是懼。豈懼人奪其位哉。夫懼人奪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衞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嘻。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捄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吏道

輿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爲佐。爲史。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軍民閒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者、才且賢

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小大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竝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閒。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摟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名說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軋己於是毀之。爲不足道。爲不足與吾竝。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遏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

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己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斐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不取。如知語默之爲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爲薄德。於人爲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寶說

天下有至寶。貴甚夜光。重甚垂棘。而未易識者。一介之士是已。珠隱於蚌。玉藏於璞。與螺蛤瓦石未始不類。然剖之鑿之。愚者知爲珠與玉。一介之士。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蘊諸其心胸。非如蚌可剖。璞可鑿也。脫使得天下高位。則禮樂興。教化成。天地清寧。神明降格。民物阜殷。舉天下至美。願見不可得者。坐而致之。其爲至寶。豈止如夜光垂棘一可玩而已哉。奈何一蚌一璞至微。蘊諸大山至高。滄海至深。天下盡心力求之。鮫鰐虎兕。有所不避。故爲珠玉者。迄未嘗不得遇一介之士。與人類竝居。其求之甚易。非有高深足

以勞其力。異類足□□□□□□□□目棄非如藐然無情之物。委諸遐僻幽深而遂已。天下既無求於此。方且鄙薄非笑。不得與螺蛤瓦石均爲有用。何也。夫一事成敗。一物完毀。莫不有數行其間。豈有天地大運。治亂廢興。非是數所爲者。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之大運。豈人力哉。舉天下非蠢謬無知。孰不能憂亂思治。哀廢樂興。及治亂興廢所分。日與同處。而卒莫之識。則是窮天下智慮。卒無以自別於蠢謬無知。亦可哀已。故嘗謂一介之士。未嘗絕於天下。天無日月星辰。空然氣耳。地無山河草木。莽然塊耳。人無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蠢然萬物耳。日月星辰。未嘗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乃不得常爲人類所宗。何人類不幸。獨不得如天地之粲然有章。炳然有文也。要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亦未嘗一日不與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竝立不悖。特顯晦不同耳。當天運之泰。則達爲稷、契、皐陶、伊傅、周召。及天運之否。則窮爲夷、齊、孔、顏、長沮、桀溺。故雖窮而在下。未嘗不隱然爲扶植人類地。使一日無所扶植。人之類絕滅久矣。天下之士。常陰被一士之澤。而不自知也。世之假士自名者。侈然曰。我良治天下國家。世亦徒以爲士。且惡知眞所謂士者。與天地相爲表裏。豈易得哉。一介之士。足以關係天地大運者。世既不之識。而號爲士者。又眇然不足道。則是通天下之惑。有甚於瞽。其何以救之。後之欲治天下國家者。其亦以求夜光垂棘之心。而求一介之士。則天地大運。不可得泰乎。然亦曰有數。

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狗下首搖尾人言曰。我善獵。與若中分。越人喜。引而俱歸。食以粱肉。待之禮以人。狗得盛禮。日益倨。獵得獸。必盡啖乃已。或嗾越人曰。爾飲食之。得獸。狗輒盡啖。將笑以狗爲。越人悟。因與分肉。多自與。狗怒齧其首。斷頷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豢狗。而與狗爭食。幾何不敗也。

楚佞鬼

楚佞鬼。有鬼降於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而人。衆愕然。共命唯謹。祀之廟。旦旦薦血食。跪而進之。將弊。市井亡賴。附鬼益衆。以身若婢妾然。不厭。及其妻若女。鬼氣所入。言語動作。與鬼無不類。乃益倚氣勢。驕齊民。凡不附鬼者。必譖使之禍。齊民由是重困。天神聞而下之。忿且笑曰。若妖也。而廟食於此。作威福不已。爲與疾霆碎其廟。震亡賴以死。楚禍遂息。彼以鬼氣勢可常倚哉。

元無人傳

西湖之陽有畸士。不詳姓氏。自稱元無人。其言曰。昔予祖父所出。與少所學業。具能識。以難故。遯逃山谷間。予心惴懼。若得陽里華子疾。今皆忘之。有物在吾上空空然。捫以手弗及。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之麗乎空空中者。又有形象之突乎垓乎廣廣前者。下廣廣然踐以足弗窮。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之麗乎空空中者。又有形象之突乎垓乎廣廣前者。或不盡以名告。又有物與吾竝。交交然憧憧然。往來且不已。以目計之。不得其數。或告予曰。其名人。自是三物者。入吾胸腑。予明而闢目。已紛芴錯委。而與予心鬬。予晦而闔目。則四方上下。不召而至。不觸而應。

而與予夢爲接。予怠且病。則有教予曰。子之未生。子目安有。雖有三物。子安從知。今子既生。子形日與三物居。而使交於目。接於夢。病於其心。猶噓鏡以氣。漏水以泥。則惡得無累。犀牛之角。豈有月哉。得月而翫之。月生其角。欲復爲完。角不可得已。今此三物。既生子胸腑。安得復爲完心。曷不及子未生。明不得而見。晦不得而夢。子之初心。空然如太虛。孰能病焉。予病愈。行歌而去曰。元無人。風爲馬。兮霆爲輪。上天下地三千春。俯視萬物如游塵。一聚之蟻胡不仁。鼠肝蟲臂爭紛紜。折股裂喙隕其身。天機日淺嗜欲深。翛然長嘯登層雲。交友混沌揖大鈞。百千萬世名無聞。名無聞。元無人。

謝皐父傳

謝君名翺。字皐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產。僅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子粗達時務。委而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受館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曰。君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鬻家錢。唐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篤信好學也已。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

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爲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釣臺下。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積不平之氣。壹宣於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煢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稾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之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於文。痛哉皐父。痛哉皐父。

寓屋壁記

杭往建國。湖絕境。竝湖而家數千。率貴臣邸第。毀民舍入者十九。惟佛寺僅存。易世已來。歌臺舞榭。日就頹圮。僅存者。或闢而廣良有天數。壬午秋。余卜數椽葛嶺下。面湖背山。景象清美。是屋介兩寺閒。故往不爲強有力者所幷。鄰第迄毀。故今得湖山最多。俯仰三十年。非偶然者。客過問曰。西湖一勺水。閱興廢多矣。向之闢豪競奢。而今安在。吾始也未生。本無父母兄弟妻子。而今也。良有目欲美色。耳欲聲音。身欲寧居。忽忽百年後。墳墓生荊棘。廬舍爲瓦礫。前日搖精神逐昏耆欲。安知至此。君知其說乎。畫舫日數百。登酒肉。載歌舞。朝出水涘。夕去城闕。去則不知所之。君據梧而觀。亦有悟乎。余亟取離騷案上。鼓脣歌之。謝客曰。子往矣。毋落吾事。

逆旅壁記

己亥季秋。余以貧故。館逆旅。樓廣不二丈。深不八九椽。牀榻几案外。無餘地。瓶無粟。衣弊履穿。漫不省日

得尊酒醉吟而已或者問曰丈夫生不願仕猶當置田數千頃築五畝之宮爲子孫門地子居逆旅之舍若將久焉何也余笑應曰子惡乎知予哉余家世相傳不過書一束雖不敢謂盡古人能解然游公卿莫不倒屣行鄉里莫敢不下車自以爲富貴不足致方欲南道三湘八桂行薄海乘桴略博桑登魯泰山發古封識讀案此下疑有闕文馬冀北西游入秦過昧谷觀日之所入十年然後歸使營一丘一壑老焉今既不得如意且臥琴挂劍歌詩縱酒暫爲斯樓遇使數百年後父老過其下者思而稱之何必爲子孫計門地之大莫大於劉漢中李晉陽矣傳世不數十子孫已無置錐子謂求田問舍爲足以遺子孫邪曰唯余又曰六骸耳目非吾有也自天地委形而不得與之遺及大化之往如士委地向之欲高名厚利彊有力者而今安在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小逆旅也曰唯余又曰天地者萬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幾何百千歲其閱萬物亦多矣計萬物之在天地間隨世隨化乃如劍首一映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大逆旅也曰唯然則逆旅之舍獨不可以久焉乎哉因識諸壁

永慶院記

歲丙戌夏余游杭永慶院主僧勤肅余請云某平日勤瘁不以營吾私罄所儲得史氏故宅闢茲道場所以酬四恩潤三有非徒游居寢飯而已將匄諸當世大手筆必子毋讓爲識之曰由杭北郭外驛道行七八里西折走羊角埂達草營巷是爲院凡屋百二十有七楹地三十畝有奇相舊制或因或革經始甲申良月越歲有八月成嘻史故世臣也及其殷時樹棨戟竇車蓋赳赳在門戞戞在庭燕婉綽約在閨闥臺

榭之上。疲於聲伎。庖廚之下。飫於珍羞。物無常主。忽其易人。還面而思。夢邪覺邪。於是殿其陽以奉佛。堂其奥以演法。貝葉晨唱。木魚晝鳴。左香積。右雲會。文室巍然。壓其後。境界變遷。榮華消歇。蒿目而觀之。覺邪夢邪。然則廬一也。可宅可寺。顧其主人一也。可凡可聖。唯其心又非夢覺所及。而說偈言。

一切境界。如幻如夢。了無一法。何有變動。妄有諸見。爲境所移。日改日化。匪察匪迷。如空中花。維目之眩。空本無花。惑我眞見。今也伽藍。昔公相居。當其奏奢清淨如如。維此如如。不成不壞。是爲眞寶。萬古恆在。不住名客。住名主人。盡未來際。轉大法輪。

友古齋記

錢君德平。吳越國王後也。性嗜讀書。扁友古其齋。請余記。余聞所謂友者。其志同。其道合也。愈已不得以言友。不愈已若不足以爲友。使抱關擊柝。友列國之君。蓬戶桑樞。友千金之子。人必惑之。古人遠矣。辭色弗相接。出處弗相及。聲名事業。又弗得同日語。君今人。乃奮乎千百世下。強與爲友。豈果前所云者。君曰。吾取友斯世也多。固不敢以人爲不己若。又幸愈於己者。退然友之。幼而入學。以至於居鄉。以至於往來東西。槩乎有所益矣。安得遺所見而追所聞哉。顧孟氏子以爲友天下善士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者。竊有慕焉。故吾讀古人詩。則李杜之羈窮。韋柳之放達。李陵蘇武之慷慨激烈。如支頤搖膝。在我左右。以爲未也。則讀古人文章。又如與漢太史公。唐韓柳。宋歐蘇王黃輩。終日辯論而弗已。則猶以爲未也。正冠肅衽。取聖經賢傳讀之。於是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孟之大聖大賢。與吾神交意接於唐虞三代之上。於是悲

焉喜焉手舞足蹈而不知焉是之謂友古然乎否乎余曰有一於此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笑之以爲古人糟粕蓋書所載者古人之粗所不可載者古人之精粗爲言精爲心也今誠有志於古乃嗜其粗而忽其精泥其言而不得其心所謂友而不心面友爾敢以爲君規君矍然起謝曰可矣遂識其語

集虛書院記

餘杭孟君字集虛築室苕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予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乎然心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所窒恍兮惚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君不然君儒者而寄迹道家者流爲詩文咸有法度鍊元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爲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游居講習於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君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君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卽方寸之地朝而闢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益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唯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

亦山齋記

余聞方外士云靜與喧境也所以知靜與喧者心也境無趣舍未嘗以靜爲是以喧爲非亦未嘗以靜爲非以喧爲是惟心有趣舍是非生焉於是崇殖貨利馳騖嗜欲之人必舍靜趣喧而之市矣飲冰食蘗怡神養性之士必舍喧趣靜而隱山矣二者莫不自以爲是而更相非也知道者則曰趣喧之市非矣趣靜隱山亦豈得爲是哉心居魏闕而身在巖穴嬰情好爵而假容江皐山果靜乎屠羊楚國者不願三旌賣卜成都者無求苟得市果喧乎昧者由境不由心達者由心不由境心苟喧也雖山而亦市心苟靜也雖市而亦山予識之久矣會四明舒君來杭爲予言某性嗜山而家平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閒嘗羅數石庭下寫數峯壁上盤桓其閒久與相忘忽若千巖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山名齋子謂何如予曰未也舉前說告之君起謝曰得之矣將歸識諸壁

沖天觀記 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眞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閭丘元同翬高蹈其閒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覩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閒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

教虞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闥。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上者。聞鐘聲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開列坐石可憩。其最高甃圓壇。可眺遠。攜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與談元理。常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堵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嗜慾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迹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時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超然觀記　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游大滌。客超然館。燕坐一室。若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也。以名人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間。乃五六西。坐席未暖。又翛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浪湖海無寧居。今之匿以歲月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爲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營寧之生人腹中。精神所照。必以爲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所樹。

必以爲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臟。而不見所窮。必以爲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夭。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留。其閒乎。雖然。大滌誠名山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旦暮乎。大滌去天。不猶咫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燕坐亦可。爲二君沖舉亦可。信以爲超然乎哉。是歲冬至前三日。錢塘鄧牧記。

清眞道院記 案此篇據大滌洞天記補錄。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閒。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闢。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志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閒。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眞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湢咸有法度。松柏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牆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暑於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沖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人

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流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刼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昊天閣記　案此篇據洞霄圖志補錄。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爲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爲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竝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邃館層樓。化爲飛塗。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沖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沖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跂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眞。渺渺乎罡風灝炁之表。然神化無方。何

所弗至。遐想釣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爲國家太平地哉。是閣建。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雪竇游誌

歲癸巳春暮。余游甬東。聞雪竇游勝最諸山。往觀焉。廿四日。由石湖登舟。二十五里。下北口堰。達江。江行九折。達江口。轉之西。大橋橫絕溪上。覆以棟宇。自橋下入溪行。九折達泉口。凡舟楫往還。視潮上下。頃刻數十里。非其時。用人力牽挽。則勞而緩焉。初大溪薄山轉。巖壑深窈。有曰仙人巖。巨石臨水。若坐垂踵者。有曰金雞洞。相傳鑿石破山。有金雞鳴飛去。不知何年也。水益澀。曳舟不得進。陸行六七里。止藥師寺。寺負紫芝山。僧多讀書。不類城府。越信宿。遂緣小溪。益出山左。涉溪水。四山回環。遙望白蛇蜿蜒。下赴大壑。蓋澗水瀰桑畦麥隴。高下聯絡。田家隱翳竹樹。樵童牧豎。相徵逐。眞行畫圖中。欲問地所歷名。則與夫朴野。不深解吳語。或彊然諾。或不應所問。率十問僅得二三次。度大溪。架木爲梁。首尾相齧。廣三尺餘。脩且二百跬。獨野人往返捷甚。次溪口市。凡大宅多廢者。聞有誦聲出廊廡。久聽不知何書。殆所謂冤園冊邪。漸上陟林麓。路益峻。則睨松杉在足下。花粉逆風。起爲黃塵。點衣襟不去。他香無是清也。越二嶺首。有亭當道。髹書雪竇山字。山勢奧處。仰見天宇。其狹若在陷井。忽出林際。則廓然開朗。一瞬百里。次亭曰隱秀。

翳萬杉間。溪聲繞亭址出山去。次亭曰寒華。多題題。不暇讀。相對數步爲漱玉亭。覆泉竇雖小可汲飲之甘。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析爲兩。先朝御書應夢名山其上。刻石其下。蓋昭陵夢遊絕境。詔圖天下名山以進。茲山是也。左折松逕。逕達雪竇。自右折入。中道因橋爲亭。曰錦鏡。亭之下爲圓池。徑餘十丈。植海棠環之。花時影注水淺爛然。疑乎錦。故名。度亭支徑亦達寺。而繚曲主僧少野。有詩聲。具觴豆勞客。相與道錢唐故舊。止余宿。余度詰旦且雨。不果留。出寺右偏。登千丈巖。流瀑自錦鏡出。瀉落絕壁下。潭中深不可計。臨崖端。引手援樹。下顧率目眩心悸。初若大練觸崔石。噴薄如急雪飛下。故其上爲飛雪亭。憩亭上。時覺霑醉。清談元辯。觸喉吻動。欲發無足與云者。坐念平生友。悵然久之。寺前秧田羨衍。山林所環。不異平地。然側出見在下村落。相去已數百丈。仰見在上峯巒高復稱此。次妙高臺。危石突巖畔。俯視山址。環湊不見來路。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盂者。委弁者。蛟而躍。獸而踞者。不可殫狀。遠者。晴嵐上浮。若處子光豔溢出眉宇。未必有意。自然動人。凡陵登勝觀華焉。士人云。又有爲小雪竇爲板錫寺爲四明洞天。余亦與盡不暇登陟矣。

代問道書

某生無他嗜好。以富貴利達之事爲甚可羞。大不獲已。浮遊塵俗。然胸中耿耿者。未嘗不欲騎長鯨。跨黃鶴。與赤松青琴輩。相與恣睢遙蕩於無何有之鄉也。俗士不足以語大方。如榆枋間斥鴳。望九萬里扶搖之翼。局局然笑之。惡知天運無積。天年易邁。鼠肝蟲臂。變化於塵埃糞壤中。終爲造物所囿。至於生而不

著死而不亡曠百千萬歲而靈然獨存者唯我爾是以糠粃天地芻豢人物與夫羣動竝作竝止曾無有介然之累足以涵吾胸次者若是足以爲天下達人矣雖然至道杳冥深不可測纖芥弗審悔吝及之某自夤緣門下聽教誨之餘其心灑然以澄其神瀏然以淸其耳目皦然以明達及環堵之室從容尸居眞知八荒之細如一芥而吾精神四達竝流上際於至陽之門下及於至陰之原也今三氏之書雖已貫穿雖已胷契而獨於天地之數所不行鬼神之靈所不知日月星辰之運所不能爲尙未有釋然者是以不憚稽顙投地皈命於下執伏望惻然垂憫施一匕之劑釋病起疾使聞所未聞不勝厚幸如尙隱祕天機遷延歲月某恐今日之逝來日復不止忽忽百年後委身墟墓荊棘莽然狐兎穴其中樵人牧豎指而笑之曰公等以仙人自居如何至此乎將必爲師門羞

蠟屐集序

蠟屐非屨非舄不足以忘足而阮孚愛之詩發乎情性與蠟屐不類周公謹以名其集豈以阮孚所以忘足者而忘心於詩物無美惡溺於所愛皆不得爲情性之正安得與詩同日語然與爲阮孚猶愈於祖約畏人況不爲阮孚者乎

張叔夏詞集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閒始爲長短句法非古意古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鮮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

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閒落落不偶北上燕南醵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與歲庚子相遇東吳示予詞若干首使爲序云

鑑湖修禊序

歲丙申三月三日陳用賓、劉邦瑞、胡汲古與予舉修禊故事會於鏡湖一曲舊所謂鴻禧觀今易爲寺遙望蘭亭招逸少酹之祝辭云某歲月日敢告晉右將軍王公惟公書法造化胸臆千歲之上不能發其端千歲之下不得方其武彼高才與遠識夫故不待悉數某等薄遊會稽俛仰今古俯山川其永慨傷歲月之不與蘊藻潢汙用告時序臨風有懷隕涕如雨禮竟主僧持酒出觴客客亦返觴焉問姓名不告以出循柳陰復飲春波橋上歡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視太虛者有連舉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廟返出橋下仰見咸驚以爲異人閒有起復坐喧笑亦不暇恤或感慨言曰樂哉茲遊豈減永和時乎此去蘭亭不一舍而近風景猶昔之風景山川猶昔之山川井邑城郭雖時有變更亦豈大異向日之井邑城郭邪天運無情忽其千年晉人風流醞藉庸可復見方其醵連觴詠俯仰興懷已知今日有感於其言者矣後之視今政爲我輩發詎知千年後復有高曠如我輩者舉酒相酹其人謂誰哉其言謂何哉於是相顧歎息余解之曰不然千萬世一日之積也千萬人一氣之分也死死生生於天地閒如閱傳舍來者不得不往往者不得不來憧憧而未已也又安知晉人不復爲我輩我輩不嘗爲晉人也哉而以死生爲大者前此蓋未

悟爾。於是四人相顧而笑。相攜扶而下。分流觴曲水韻。賦詩舟中。

西湖脩禊序

今年春。予東遊上越。三月三日。越人士有事蘭亭右軍祠。余謝不往。適同館人泛舟鏡湖上。強與俱飲。醉分韻。既爲序之。越數日。有自杭歸。爲予言。祖禹領東西州客十有四人。脩禊事西湖。以子不及與。怏怏而已。余笑曰。杭越相去僅百里。其在太虛中。不翅同處一毫端。我醉此。若醉彼。何與不與有邪。又越月歸杭。祖禹出所賦詩。亦俾余序。余追思醉越時。坐念西州故人。其樂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獨得知其樂其悲乎哉。別未久也。道未遠也。其不相知若是。則夫方生而知死。足悲。既死而知生。足樂。豈迺論耶。一死一生。瞬息間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今日風流醞藉。與永和數子。同乎否乎。以地觀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則君與我握手而笑。生之類也。分袂而往。死之類也。古人所以歎別離之難乎。天運易流。人生有終。會面之不可常也。詩云詩云傳云乎哉。又惡知杭越所不能限。死生所不能化。古今所不能□。則無伺於詩者。

洞霄詩集序 案此篇。續洞霄詩集補錄。

余聞畫史云。拳石勺水。無甚奇觀。落□□□意或造其妙。往往意在筆外。氣足以勝之也。千巖萬壑。三江五湖。□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愾。安得模寫盡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佳句。窮陋之地。或以

詩傳是已杭東南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自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半□□□病余獨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山東海圖障姑取其命意之難勿以責備焉可也孟君集虛聞而是之因舊刪定重刻之牧故爲序大德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塘鄧牧書

代祭和靖祠文

嗚呼咸平迨今二百餘年夫豈無人享榮顯於其閒泯焉弗宣而先生聲名與孤山俱傳問寒梅之幾花儼清風其在前士以智力取勝者然乎豈然往誦先生之詩寢食殆捐倚而和之未幾絕編是猶折楊皇荂之僅入里耳自擬於咸池鈞天今也使奉祀祠下我心恧焉三拜敬薦秋菊寒泉懷哉懷哉何以作先生於九原

代祭胡葦航文

嗚呼晴晝花香露晨草翠夫子道意猛雷厲空怒雨擊地夫子文勢黃河東注華岳西峙夫子浩然之氣嗚呼以夫子之才之美胡不爲霖雨用棟梁器庇天下澤後世而今也遽止於此嗚呼累辭不就高尚其志常調待次眇焉委吏僑居京師猶逆旅之舍耳夫子有子夫子有女豈清白遺之而已謂宜窮愁羈旅之介必置於胸次而乃賓客不廢於觴咏師弟所論者經義使坐春風立夜雪者恍然皆有所詣今河之廣矣一葦航之舟楫失墜諸生又將安所倚嗚呼遙遙紫帽去國幾千里生既無四壁可歸無一廛可耔悠悠丹旐之言旋也夫子之精神其往其止雖然人生所可貴者豈六骸耳目之所□則夫子與諸生諸

生之與夫子。雖死生千萬化。天地千萬變。豈失其所以交際。故諸生知夫子之未嘗生未嘗死。不過人哭亦哭。人祭亦祭也。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維諸賢茲土之達人也。或尚以德。或崇以言。夫既爲百世之師。盍通祀乎歷年。佳哉吾杭鬱鬱芊芊。納以曼原屏城。繚以崇山徑川。茲秀氣之所鍾。故其人俶偉而靜□。昔宋之南有尹氏袁。介湖塘而建祠。立石史而磨鐫。自箕山之高風。迄橫浦之鴻先。三十九人。有婦人焉。後附祠以爲方士之居。使之潔粢盛而奉豆籩。豈不能厚美風化。作新觀瞻。使後來其永思。彼何恃而得傳。夫何歲月不居。谷陵變遷。屋委蔓草。碑沈斷煙。雖樵童牧豎過者莫不歎息。何有責有守者。素餐而不厭。某奉檄來居。心酸涕漣。闢西偏以爲堂。安明靈而告虔。幸當路之景行。不謂余以不然。噫何地無材。何代無賢。況東南之鉅邦。宜接踵而摩肩。自陶唐以來。三千六百餘年之閒。所祀者止若此。使生抱痛而死銜冤。噫遠莫遠於仲尼。略莫略於馬遷。豈無浮游大方。老死丘園。偶信史之失稽。遂湮沒而不宣。有神有靈。洋洋在天。當鞭雲駕風。相顧一笑。勿以姓名之不及紀。而遐棄獨騫。撫大塊而永歎。安得盡南山之竹而爲編。況我輩從容浮沈。與時周旋。既無高節茂行。表表自見。幾何不與草木同腐。而遺恨於九原。三酹以告。孰知余心之拳拳。

寄友（案此篇據吳禮部詩話補錄。）

我在越。君在吳。馳書邀我游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隔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笑言何時。寫我

相思。知君去掃嚴陵墓。祇把清尊酹黃土。浮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約陳實。聯騎須來踏春色。西湖千樹花正繁。莫待東風吹雪積。有酒如渑。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君沈醉不用醒。人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歲名。

漢陽郎官湖（案此篇據元詩體要補錄。）

仙翁薄暮醉酒歸。杖藜迷卻高陽池。清風吹花綠陰倒。我笑謂是秋雲移。還乘貫月槎。夜過郎官湖。崢嶸星斗入江漢。蕩漾槎影如鯨魚。九華之眞人。邀我倒玉壺。麒麟擘脯供行廚。依稀仙樂在空際。碧山四映寒蟾孤。舉酒酌寒蟾。明月下飲姮娥俱。霓裳拂雲錦。萬荷露瀉瓊瑤瓦。麈幢晻靄羅煙空。乃有三皇所授之玉童。風前飄飄曳廣帶。對立十二秋芙蓉。清香九曲銀河通。眞人綠髮披春風。錦袍玉雪照天地。口說姓字安南公。是公多逸氣。略與古昔賢豪同。時能掃月色。延我石室煙蘿中。又言昔同張謂所游地。長歎一覆丹霞鐘。風吹仙樂度溪去。我亦醉臥香鑪峯。

九鎖山十詠（案此十詩竝下和杜南谷一首據洞霄詩集補錄。）

陰陰大滌洞。古色閟積鐵。誰橫一石礙。坐與三島絕。元同我先去。不見肝肺熱。（大滌洞。）

何年采眞游。遺此棲遁跡。流泉金石奏。伏鼠霜雪色。浮世幾興亡。殘碁耿苔石。（棲眞洞。）

老龍山中居。出山作霖雨。風雲幾聚散。田野正辛苦。神仙地位高。使爾司下土。（龍洞。）

鳳來青天開。鳳去蒼石裂。元風不復返。世事日消歇。永懷接輿歌。勿蹈東魯轍。（鳳洞。）

至人猶神龍。變化不可測。隆然七尺軀。印此一片石。我行半江海。空飛杳無跡。仙人跡。隱雲根。浮雲無定姿。滅沒須臾間。一朝化頑石千古遺空山。天地亦幻物。誰能詰其端。石。根。蛟寒磵豈成蛟。流泉亦非翠。色緣映帶得。意出飛舞外。雖無風霆化。自與江海會。翠亭。蛟來賢。石巖千尺高。曾見坡仙來。坡仙化黃土。巖石空蒼苔。縣知今人游。復令後人哀。巖。丹天壇。仙翁鍊丹去。流水作丹色。縈盤出九鎖。川后不敢惜。豈無得道者。一飲淩八極。泉。空山遺天壇之人在天闕。風雷長爲護。草樹不敢苗。何當追遐蹤。一笑俯明月。壇。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

南谷仙翁游八極。千山萬山遠相揖。翩然一笑元蓋天。草木塵埃總瀟灑。昔人伏虎老空巖。秦代隱仙遺有聲。幸喜仙翁能好客。羽衣談笑晚風清。

續補

陶山游記

是歲四月二日庚子。王君與客。舟行達九里。薄天柱峯下。側入支徑三里。游鳳凰山。謁文清曾公墓。所謂松月菴者。有可翫三焉。曰梨屏。昔仙人范氏畫梨折枝於壁。垂實三四。及春郁然而香。今徙置屏間。神品也。曰子瞻題詩板。刻繫歲月。曰苦竹泉。魯直書字徑尺。今刻石上。泉正方深廣二尺。沈沈如碧玉。其下壘石爲龍。流泉落龍頂。聲泠然。屋壁置碑。鐫吳道子畫觀世音像。廉宣仲石子瞻竹。合爲一。或亦以爲三絕。讀朱元晦、陸務觀、汪仲舉題字。村婦取泉水瀹茶以進。出道禹穴陰、天柱陽。度黃閟嶺。晉王獻之保母帖。所以發也。又九里。度大溪。達平水。唐元微之守越。游雲門。道此。聞有課子誦其詩者。欣然訪之。初不知微之何如人。一笑上馬去。次盤折溪山間。且六七里。達陶山。爲貞白鍊丹地。溪上橋曰集仙。蓋貞白門人所往來者。今君作屋山下。爲雲莊焉。遠山複出。望若冠冕。翼然其左者。鶯鼻山也。山勢聯屬。高出天半。截然其右者。舜田也。是山絕頂土平曠。相傳帝舜所耕。上銳下廣。拔起千仞。直其後者。金峯也。爲障爲屏。且伏且起。限其前者。卽陶諸山也。林巒拱揖。磵壑縈帶。幽香遠籟。不知所從來。余前道諸山。深秀偉特。率不是過。從古得道者。必資山川靈氣發之。故洞天福地。仙人是宅。貞白卜地於此。信不謬矣。是日觴詠樂而忘返。姑識游觀所及。同游姓名。繫所賦詩。

自陶山游雲門

明日辛丑。自雲莊循溯西游石氏菴。甘蕉作藥下垂。大如瓠。山泉注池。終日爲雨聲。有魚四足。且行且泳。莫辨何物。復東游陸氏菴。西偏祠任公子、陶貞白。棟且撓。必壞其像。君淒然。徙旁舍。酹而出。歸飲悉大醉。更迭唱酬。詩積几案。相與枕籍席上。睡醒讀之。有自不能識者。明日壬寅。循山折入支逕。達南洋。宋太傅賈氏埋骨處。路側不封不樹。四周岡隴。悉入鄰人家。樵童牧豎。猶指而相告語。方其沈酣私第。坐制中朝。進取之士。以比方伊周爲未足。安知至此。各賦詩弔焉。返憩龍山菴。老僧年七十餘。能道賈潰師時事。語未竟。悲哽不能出聲。蓋嘗游其門。感激至此。其視當世公卿。身爲黨與。見其敗而革面擠之者。亦有愧已。歸復醉飲。如昨日。又明日癸卯。復由集仙橋出。回顧林巒。依依若有情者。循若耶溪行。一水澄瑩。橫布子石上。蹙爲鄒鄒。激爲泠泠。夾以懸崖崇岡。奇詭萬狀。使人飄然欲仙。不知在人間世。任公子釣磯。屹立溪上。數仞石趾橫罅。去地僅尺許。仰刻篆文。好事者具紙墨。探手搨之。雜亂難識。亦不知何人作也。然磯去東海尚數百里。所投釣竿。不知以何竹爲之。涉溪水有亭。榜曰雲門山。山爲唐僧靈一靈澈居。蕭翼、崔顥、王維、孟浩、然、李白、孟郊、來游。悉有題句。遐想其一觴一詠。固亦如我輩今日。斯人皆歸盡也。所直秦望山。爲始皇東游處。李斯篆碑。猶在山椒。未暇往讀。山勢斗絕。爲普濟寺。晉洪明禪師。得道于此。雙峰翼然出。寺後僧房。鑿池瀦泉。取便道。度黃泥嶺。掬乳泉飲之。及雍熙寺。有亭橋上。曰好泉。右廣福。左顯聖。又左爲淳化。有亭橋上。曰麗句。卽獻之故宅。而所謂筆倉墨池。今在顯聖寺。淳化有葛洪丹井。古松上徑三尺。脩

以丈計岐其端顧況所題者飲酒松下分太白句爲韻賦詩返道裘氏義門門立土墩二自陳隋義聚迨今累代旌表子孫蕃衍數百然未嘗教以讀書故多朴野復出平水循故道歸胡君汲古爲余言繇若耶溪上他道多怪石有峭壁高廣數十丈偉甚登剌浮山絕頂有明覺寺者千歲佛道場兩峰翼寺左右下臨大溪泉石清秀不減東山雲門爲寺者六此其一也胡君云

右游記二首據吳石倉先生武林書舊集錄補吳蓋鈔自雲門集案第一首是日二字似陶山前尚有記第二首末胡君云亦似未完

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滌閒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錢塘鄧牧心先生生宋晚季薄於榮名工古文詞雅以作者自命元大德閒遯跡餘杭大滌山手定詩文六十餘首名伯牙琴慨賞音之難也由元迄明亡佚過半南濠都少卿藏本已有文無詩矣予爲綴緝叢殘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授住山張君禮恭刊附孟集虛洞霄圖志以傳洞霄山深境寂游屐罕至其行或未廣也爲別梓此本以遺同嗜先生所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已歸道藏琅函金檢永與上清靈寶諸書竝垂不朽惟游山志及張叔夏所題東游詩卷與林靈山倡和陶山十詠無從物色遂成廣陵散矣惜哉乾隆丙午二月上浣歙縣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伯牙琴
附補遺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鄧牧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